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

张欢欢 熊学萍

摘要：本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素养测评框架（PISA）的基础上，结合金融素养测评的三大经典维度、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村居民的实际特点，从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等6个方面，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利用湖北和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际测评，分析了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这一结论与国际主流观点相符，且在上述6个方面的得分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非农程度和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男性、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和50~59岁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父母是文盲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对个人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金融素养 农村居民 PISA 测评框架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不断向纵深处发展，品种多样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对人们的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素养与包括个人借贷、储蓄和投资等行为在内的金融福祉存在正相关关系：居民缺乏金融素养不仅会使个人财富面临较大风险（Stango and Zinman, 2009），还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而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则会增加人们的金融福祉。

国际上，美国已把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作为增加社会福祉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继美国之后，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也以不同的形式，将居民金融知识的教育与普及提高到国家层面。在中国，公民金融素养的提高无疑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基础，这在互联网金融进军农村市场和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自2013年起，中国先后进行了3次全国性的公民金融素养调查，包括2013年中国金融博物馆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的“中国公民金融素养调查”、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测度及其经济福利效应研究”（编号：71103069）、湖北省教育厅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编号：T201529）的资助。

2013 年和 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组织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学者们也围绕中国居民金融素养进行了若干研究，但与国外相关文献相比，这些研究尚不够深入和细致。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居民的实际特点，构建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分析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福祉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金融素养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构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第四部分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现状，第五部分通过计量方法探讨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及启示。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金融素养的概念

金融素养的概念最早由 Noctor et al. (1992) 提出，即金融素养是个人使用和管理资金以做出明智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此后，金融素养的概念被多次定义，但并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Huston, 2010)，且“金融素养”常常与“金融知识”混用。直到 2008 年，美国金融素养总咨询委员会 (PACFL) 正式提出：金融素养是个人利用知识和技能，为一生金融福祉有效管理金融资源的能力。该概念指出了金融素养与金融知识的差异，并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认同。Huston (2009)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金融素养包含两个维度：理解（个人金融知识）和应用（个人金融应用），即金融素养可被定义为个人能多大程度地理解和应用金融信息。本文也将金融素养定义为金融知识和金融应用的结合。

（二）文献综述

1. 金融素养测评。目前，较为全面的金融素养测评框架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 2000 年开发的 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测评框架。该测评框架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但该测评主要面对学生，注重的是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反映的是知识教育的结果，因此，研究者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需要根据调查对象进行调整。

根据 PISA 测评框架体系，金融素养的测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大多数国外研究仅从复利、通货膨胀和风险多样性 3 个维度来测评居民金融素养水平 (例如 Lusardi et al., 2010; Lusardi, 2015; Agarwal et al., 2015); 也有学者在这 3 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复杂的维度 (例如 Lusardi and Mitchell, 2007)。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对金融素养水平的测评尚不够全面。目前，国内学者对居民金融素养的测评也多从复利、通货膨胀和风险多样性 3 个维度展开 (例如尹志超等, 2014; 韩冰, 2015)，或者在此基础上增加时间价值和股票概念 2 个维度 (例如王宇熹、范洁, 2015)。研究若缺乏比较完整的金融素养测评内容，据此测算的结果难免会存在一定偏差。

在金融素养的测评方法上，大多数研究都通过设置几个问题（选择或判断），根据问题的回答情况赋值（正确为 1 分，错误为 0 分），然后将得分直接加总 (例如 Lusardi et al., 2010; Agarwal et al., 2015; 王宇熹、范洁, 2015)，或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综合得分 (例如 Lusardi and Mitchell, 2007; 尹志超等, 2014) 来测评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本文认为，以上测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例如，很少有学者会细化处理回答“不正确”与回答“不知道”所代表的金融素养水平的差异。

在研究对象方面, Huston (2010) 研究发现: 大多数关于金融素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群体, 最常见的是学生(高中或大学生)和投资者, 还有一部分研究是针对全国居民。国内关于金融素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大学生(例如阮瑞草等, 2015)或特定地区的城镇居民(例如王宇熹、范洁, 2015), 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研究。

2. 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 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性别。大多数研究认为, 女性金融素养低于男性(Lusardi et al., 2010; Xu and Zia, 2012; Agarwal et al., 2015; 高超, 2014)。但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 2015 年发布的《全球经济素养调查》显示, 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基本不存在性别差异^①。

(2) 年龄。美国 InterMedia 研究所 2010 年的调查显示: 成年人往往能接触到更多的金融信息, 也能更好地利用金融服务。因此, 成年人的金融素养通常最高, 而青年人和老年人最低(Xu and Zia, 2012)。国内研究结果也显示, 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金融素养大致呈现“倒 U 型”趋势, 但具有最高金融素养水平居民的具体年龄段则存在差异(参见高超, 2014; 王宇熹、范洁, 2015)。

(3) 受教育程度。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 金融素养与个人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Lusardi et al., 2010; 高超, 2014)。在金融素养调查中, 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易选择“不知道”答案(Lusardi and Mitchell, 2005)。此外, 青年人获取金融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父母, 因此, 家庭金融教育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年轻人金融知识的汲取有重要影响(Lusardi et al., 2010)。但在中国, 关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金融素养的影响效果还没有形成确切的结论(例如王宇熹、范洁, 2015)。

(4) 金融教育。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学校金融教育和社会金融培训两个角度来研究金融教育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 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存在正效应(Lusardi and Mitchell, 2007; Walstad et al., 2010); 但也有少数研究显示, 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Mandell, 2005)或影响微乎其微(Fernandes et al., 2014), 或虽有正效应但教育成本明显高于收益(Willis, 2010)。因此, 在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的作用方面, 现有研究还存在矛盾和分歧。

(5) 收入。一般认为, 金融素养与个人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Hastings and Mitchell, 2011; 高超, 2014; 王宇熹、范洁, 2015)或显著的正向影响(Guiso and Jappelli, 2008; Monticone, 2010; 王宇熹、范洁, 2015)。但也有研究显示, 金融素养与收入没有显著的关系(Agarwal et al., 2015)。

(6) 职业。大多数研究显示, 不同职业从业者的金融素养存在差异(高超, 2014; 韩冰, 2015)。Lusardi and Mitchell (2007)、王宇熹、范洁(2015)的研究均显示, 在金融行业或与金融相关行业工作的人员, 其金融素养相对较高。但韩冰(2015)在研究中却发现, 金融素养与职业相关性不强。

(7) 风险类型。已有研究发现, 个人风险偏好与金融素养正相关, 即投资者越偏好风险, 就越有可能正确回答金融素养问题(Agarwal et al., 2015)。Benjamin et al. (2013)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国内对风险偏好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直接研究还比较缺乏, 但朱涛等(2015)在测度金融素养时, 将风险偏好作为衡量个人金融素养的一个指标, 这从侧面提供了金融素养与风险偏好相关的证据。

^①参见《超一半中国人不会计算储蓄收入》: <http://data.163.com/15/1206/22/BA6E0K0R00014MTN.html>。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在金融素养内容、变量测度及评价标准等问题上仍有待深入; 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如何以及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是当前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三、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的构建

(一) 金融素养测评的三大经典指标与 PISA 测评框架

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的构建是金融素养研究的核心, 但金融素养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 构建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度金融素养水平的测评框架非常不易。Lusardi and Mitchell (2005) 提出的 3 个金融素养测评维度(复利、通货膨胀和风险多样性), 自产生之日起就广泛被国内外学者使用, 但在测评内容的全面性方面颇受争议。而 PISA 测评框架从金融知识认知的内容、过程和背景三大范畴共 12 个方面对金融素养进行分析和界定(具体见表 1 左侧), 其测评内容相对比较全面, 但如前所述, PISA 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在实际应用时, 需要根据调查对象进行调整。

表 1 金融素养基本测评框架及其本土化转换

PISA 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的范畴和内容	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的本土化转换	
内容	货币和交易: 对货币不同形式和用途的理解, 以及简单财务问题的处理能力, 如货币价值、银行卡、银行账户等	能够正确计算交易变化——复利计算能力 能够比较不同交易方式的收益——利率比较能力 能够理解货币时间价值——通货膨胀理解 银行卡、银行账户等知识——银行金融产品了解
	规划和理财: 监控收入、支出, 利用资源提高金融福祉的基本技能	制定定期支出和储蓄的预算计划——收入规划意识 了解储蓄复利的影响——复利计算能力
	风险和回报: 管理、控制风险及对金融产品潜在收益和损失的理解	对金融产品收益和损失的理解——风险回报认知 对管理、控制农产品生产风险的理解(针对农村居民)——风险多样性认知 对利率波动的理解——贷款利率选择能力
	金融环境: 整个金融体系的特点和特征	对消费者在金融环境中的责任与义务的理解——储蓄责任意识、投资责任意识、信用评价 对经济形势和公共政策变化(如利率变化、通货膨胀等)后果的认识(广义的金融环境)——通货膨胀理解、贷款利率选择能力
过程	识别金融信息: 寻找和获取金融信息及识别它们之间关联性的能力	识别银行账单余额和通货膨胀——复利计算能力、通货膨胀理解
	分析金融背景中的信息: 在金融环境中广泛的认知活动	在金融背景下识别金融信息的潜在影响——贷款利率选择能力
	评估金融问题: 在特定背景下运用金融知识做出金融判断的能力	贷款利率选择能力
	应用和理解金融知识: 在特定金融背景下, 利用金融产品和背景的知识, 采取有效行动	计算超过两年的贷款利率——复利计算能力 理解购买力变化——通货膨胀理解 在特定背景下采取有效金融行动——贷款利率选择能力

	教育和工作：继续学业或者工作	—
	家庭和亲人：维持家庭所需费用及相关金融问题	收入规划意识
背景	个人金融：个人金融决策及其相关的利益、风险和责任	挑选个人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和责任——储蓄责任意识、投资责任意识、个人“信用”的风险和责任意识 借贷决策——贷款前准备、利率比较能力、贷款利率选择能力
	社会金融：经济利益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影响	了解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理解政府政策——储蓄责任意识、投资责任意识

注：本文对 PISA 测评框架剖析和本土化处理后发现，贷款利率选择能力等几个指标可同时测度多个方面的内容。

（二）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框架构建

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居民金融素养所包含的内容可能会有所差异（Xu and Zia, 2012）。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居民的金融活动内容存在很大区别，而农村居民所处环境与在校青少年也差别很大，因此，需要重新构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框架。本文首先对 PISA 金融素养测评框架进行剖析，再在三大经典维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居民的实际特点，对该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的内容进行转换（本土化处理）（见表 1 右侧）。最后，本文对金融素养测评框架本土化处理后的指标进行归纳、综合，从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金融背景信息分析和金融责任认知 6 个方面选取 12 个指标构建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测评框架（见表 2）。

表 2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题干	选项及得分	PISA 框架 衔接领域
基本金融 知识认知	信用评价	您是否认同“信用很重要，要小心维护”？	不知道=0 分；不同意=1 分；同意=2 分	内容、背景
	银行基本 产品了解	您了解哪些银行产品？包括：存折、银行卡、信用卡、网银、银行保险或理财产品、黄金业务	了解 1 类或 2 类=0 分；了解 3 类或 4 类=1 分；了解 5 类或 6 类=2 分	
金融知识 理解和应 用	贷款前 准备	您认为，在申请贷款前，哪项描述与您的行为相符？	没有对贷款产品进行了解、比较=0 分；认真了解、比较同一家银行的不同贷款产品=1 分；认真了解、比较不同银行的贷款产品=2 分	过程、内容、 背景
	利率比较 能力	一般情况下，5 年贷款利率高于 3 年贷款利率。	不知道=0 分；不同意=1 分；同意=2 分	
	复利计算 能力	假如您在银行存了 100 元，银行存款年利率是 2%。账户内钱不取出，2 年后账户有多少元？	不知如何计算=0 分；等于 104 元=1 分；少于 104 元=1 分；多于 104 元=2 分	

通货膨胀理解能力	假如您的储蓄账户中存款利率为每年 1%，通货膨胀率为每年 2%。1 年之后，您账户中存款的购买力与一年前相比如何？	不知如何比较=0 分；两者相同=1 分；更多=1 分；更少=2 分	
风险和回报	风险认知 一般情况下，回报较高的投资，风险也比较大。	不知道=0 分；两者没有关联性=1 分；不同意=1 分；同意=2 分	内容
金融规划	风险多样性认知 一般情况下，种植（经营）多种农作物比种植（经营）一种农作物风险更小。		
金融背景	收入用途规划意识 您家收入每年都会规划分别用于消费、储蓄或投资的比例。	不知道要进行收入用途规划=0 分；不会=1 分；会=2 分	内容、背景
信息分析	贷款利率选择能力 假如在贷款时，预期未来利率会上调，您应选择固定利率贷款，而不是浮动利率贷款。	不知道=0 分；不同意=1 分；同意=2 分	过程、背景、内容
金融责任认知	储蓄与责任意识 如果您把钱存入当地一家银行，银行因经营不善倒闭了，政府应赔偿您的损失。	不知道=0 分；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	背景
	投资与责任意识 如果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或投资股票、基金遭遇了亏损，政府应赔偿您的损失。		

（三）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指标处理

本文认为，在测评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时，回答“不知道”与回答错误是有区别的，其中，选择前者极大可能是因为没有知道问题的意思，甚至是因为没听说过或不明白问题中的关键词语或概念；而选择后者则可能是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认知错误或粗心大意。因此，本文沿用 Lusardi and Mitchell (2005) 对金融素养测评指标的处理方法，区别对待回答错误与回答“不知道”，即认为回答“不知道”的农村居民比回答错误的农村居民更缺乏金融素养。本文用于测度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指标共 12 个，根据选项内容分别赋值。详细的测量题干、选项及得分见表 2。

四、数据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自于 2016 年 7 月和 9 月分别对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和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的实地调查^①。调查主要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即以省为初级抽样单位，在每个省随机抽取 1 个市，在每个市随机抽取 1 个县（区），在每个县（区）随机抽取 3~4 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针对从业人员随机选取农村居民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1 份，其中湖北 197 份，河南 184 份。有效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 3。

表 3 有效样本的基本情况

类别	选项	样本数(个)	比例(%)	类别	选项	样本数(个)	比例(%)
----	----	--------	-------	----	----	--------	-------

^①本文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包括从事农业、农业兼业、非农兼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居民。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

性别	男	195	51.2	30岁以下	71	18.6	
	女	186	48.8	30~39岁	99	26.0	
从业类型	纯农业	83	21.8	年龄	40~49岁	90	23.6
	农业兼业	103	27.0		50~59岁	76	20.0
	非农兼业	50	13.1		60岁及以上	45	11.8
	非农业(个体等)	145	38.1		金融教育	参加过	61
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文盲	12	3.2	没有参加过	320	84.0	
	小学	76	19.9	农村父母的最	文盲	90	23.6
	初中	127	33.3	居民	小学	161	42.3
	高中	54	14.2	父母	初中	88	23.1
	中专技校	28	7.4	的最	高中	28	7.3
	大专	47	12.3	高受	中专技校	4	1.1
	大学	35	9.2	教育	大专	5	1.3
	硕士及以上	2	0.5	程度	大学及以上	5	1.3

(二)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根据农村居民对表2中12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得到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得分的基本情况(见表4):

1.基本金融知识认知差异较大。①信用评价:98.2%的农村居民认为“信用很重要,要小心维护”。②银行基本产品了解:在给定的六类金融产品中,29.6%的农村居民了解5类或6类,39.4%的农村居民了解3类或4类,31.0%的农村居民了解1类或2类。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只知道存折和(或)银行卡。整体上看,29.7%的农村居民在两个问题上都回答较好,1.3%的农村居民在“信用评价”问题上回答“不知道”且在“银行基本产品了解”方面了解1类或2类。由此可知,农村居民对基本金融知识的认知水平差异较大,不仅表现在不同居民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差异上,还表现在同一居民对不同问题的认知差异上。

2.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①贷款前准备:45.4%的农村居民能够在贷款前进行有效准备,31.8%的农村居民则不进行任何准备;②利率比较能力:62.5%的农村居民能够准确理解并判断出不同期限贷款的利率,而29.9%的农村居民不知道此类知识;③复利计算能力:33.8%的农村居民能够正确计算复利,31.8%的农村居民计算错误,34.4%的农村居民则不知道如何计算;④通货膨胀理解能力:53.6%的农村居民能够准确理解通货膨胀并能够正确分析通货膨胀与利率的关系,而13.1%的农村居民则不能,剩余33.3%的农村居民不知道此类知识或不知道如何分析。整体而言,农村居民在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尽管有32.5%的农村居民对这4个问题都做了正面回应(即都没有回答“不知道”或者“没有对贷款产品进行了解、比较”),但仅有11.0%的农村居民全部回答正确。总体上讲,农村居民的复利计算能力还比较低,对比较常见的贷款和通货膨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不足。

3.风险和回报认知仍须加强。①风险回报认知：79.0%的农村居民能够正确理解风险和回报的关系，11.3%的农村居民则不能正确理解，剩余9.7%的农村居民不知道此类知识；②风险多样性认知：52.2%的农村居民具有准确的风险多样性认知，23.4%的农村居民则没有，剩余24.4%的农村居民不知道此类知识。整体而言，73.8%的农村居民对这两个问题都做了正面回应，但只有47.0%的农村居民回答正确，说明农村居民具有一定的风险回报认知，但其风险多样性方面的知识还有所欠缺。这与Lusardi（2015）的研究结果相似。

表4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描述性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分)/ 个数(个)	频数 (个)	比例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分)/ 个数(个)	频数 (个)	比例 (%)	
基本 金融 知识 认知 总 和	信用评价	0	5	1.3	风险和 回报	风险回报认知	0	37	9.7	
		1	2	0.5			1	43	11.3	
		2	374	98.2			2	301	79.0	
	银行基本产品了解	0	118	31.0		风险多样 性认知	0	89	23.4	
		1	150	39.4			1	93	24.4	
		2	113	29.6			2	199	52.2	
	答案正确/最合适的个数	0	7	1.8		总 和	答案正确的 个数	0	60	15.7
		2	113	29.7				2	179	47.0
		不知道答案/回答情况不好的个数	0	263				69.0	不知道答案 的个数	0
	金融 知识 理解 和 应用 总 和	贷款前准备	0	121		31.8	金融 规划	收入用途规划 意识	0	70
1			87	22.8	1	132			34.6	
2			173	45.4	2	179			47.0	
利率比较能力		0	114	29.9	金融背 景信息 分析	贷款利率选择 能力	0	167	43.8	
		1	29	7.6			1	52	13.7	
		2	238	62.5			2	162	42.5	
复利计算能力		0	131	34.4	金融 责任 认知	储蓄与责任意识	0	34	8.9	
		1	121	31.8			1	290	76.1	
		2	129	33.8			2	57	15.0	
通货膨胀理解能力		0	127	33.3	总 和	投资与责任意识	0	67	17.6	
	1	50	13.1	1			122	32.0		
	2	204	53.6	2			192	50.4		
答案正确/最合适的个数	0	48	12.6	总 和	答案正确的 个数	0	185	48.6		
	4	42	11.0			2	53	13.9		
	不知道答案/回答情况不好的个数	0	124			32.5	不知道答案 的个数	0	296	77.7
		4	24	6.3			2	16	4.2	

注：本表“基本金融知识认知”中“银行基本产品了解”指标的答案有“好”和“不好”之分，“金融知识理解

和应用”中“贷款前准备”指标的答案有“合适”和“不合适”之分。所以，答案个数存在“正确”和“合适”之分。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资料分析整理所得，“总和”结果部分省略。

4.金融规划意识不强。47.0%的农村居民表示会对收入用途进行规划，而34.6%的农村居民则表示不会对收入用途进行规划，剩余18.4%的农村居民表示不知道要进行收入用途规划。这说明，农村居民普遍缺乏收入用途规划意识和行动，由此可推断出作为收入用途规划一部分的投资规划意识和行动将更为缺乏。

5.金融背景信息分析两极分化。在一定的金融背景下，42.5%的农村居民能够准确分析贷款知识信息并做出正确选择，而43.8%的农村居民表示不知道此类知识或不知道如何分析和选择，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要么能够准确分析，要么不知道如何分析）。

6.金融责任认知有待纠错与普及。①储蓄与责任意识：76.1%的农村居民认为政府是居民储蓄的最后担保人，仅15.0%的农村居民认为自己需要承担其储蓄行为的风险和责任；②投资与责任意识：32.0%的农村居民认为政府是居民投资行为的最后担保人，50.4%的农村居民认为自己需要承担其投资行为的风险和责任，剩余17.6%的农村居民表示不知道如何判断此类知识。整体而言，77.7%的农村居民对这2个问题都做了正面回应，但仅有13.9%的农村居民能够正确认知。可见，大多数农村居民对政府在个人银行储蓄和投资理财行为中的角色存在错误认知，部分农村居民还不知道如何判断。这说明，农村居民对个人金融责任有所了解，但在具体的正确性方面还有待于加强。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对测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各项指标得分进行加总，得到每个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综合得分。根据金融素养水平综合得分分布图（图略），可以看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综合得分主要分布在中间区域（12~19分之间）。

为了研究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如下实证分析模型：

$$FL_i = \beta_0 + \beta_1 gender_i + \beta_2 age_i + \beta_3 edu_i + \beta_4 edu_p_i + \beta_5 per_inc_i + \beta_6 h_type_i + \beta_7 fe_i + \beta_8 inv_i + \mu_i \quad (1)$$

（1）式中， i 表示农村居民， β_0 表示截距， $\beta_1、\beta_2 \dots \beta_8$ 表示变量的待估系数， μ_i 表示误差项。模型中变量符号的含义、定义、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系数预期符号见表5。

表5 变量符号的含义、定义、基本统计结果及系数预期符号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性质及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系数预期符号
FL	金融素养水平综合得分	数值型（12个指标得分的加总；单位：分）	15.02	4.19	—
$gender$	性别	虚拟变量（女=0；男=1）	0.51	0.50	+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

<i>age</i>	年龄	顺序变量(30岁以下=1; 30~39岁=2; 40~49岁=3; 50~59岁=4; 60岁及以上=5)	2.80	1.28	先+后-
<i>edu</i>	本人受教育程度	顺序变量(文盲=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中专技校=5; 大专=6; 大学=7; 硕士及以上=8)	3.79	1.58	+
<i>edu_p</i>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顺序变量(文盲=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中专技校=5; 大专=6; 大学及以上=7)	2.17	1.14	+
<i>fe</i>	金融教育	虚拟变量(没有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0; 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1)	0.16	0.37	+
<i>h_type</i>	从业类型	顺序变量(纯农业=1; 农业兼业=2; 非农兼业=3; 非农业=4)	2.67	1.19	+
<i>per_inc</i>	家庭年人均收入	数值型(具体数值; 单位: 万元)	1.54	1.07	+
<i>inv</i>	风险类型	顺序变量(不愿承担任何风险=1; 略低风险、略低回报=2; 平均风险、平均回报=3; 略高风险、略高回报=4; 高风险、高回报=5)	2.57	1.04	+

(二) 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 Stata13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6。

表 6 金融素养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 1	方程 2		
		(1)	(2)	(3)
性别	1.0606***	1.0572***	0.8750**	0.8591**
年龄	0.1326	—	—	—
年龄分组(参照组: 60岁及以上)				
30岁以下	—	-0.6174	-0.3358	—
30~39岁	—	-0.4903	-0.1277	—
40~49岁	—	-0.2989	-0.1981	—
50~59岁	—	0.1229	0.6875	0.9710**
本人受教育程度	0.5069***	0.5838***	0.6072***	0.5440***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0.1887	—	—	—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分组(参照组: 高中及以上)				
文盲	—	-0.8637	-1.0643	-1.2070**
小学	—	0.3184	0.3389	—
初中	—	-0.2769	-0.1806	—
金融教育	1.3414**	1.3172**	1.1130*	1.1923**
从业类型	0.7732***	0.7123***	0.6000***	0.6274***
家庭年人均收入	-0.1088	-0.1253	0.1185	—
风险类型	1.0120***	1.0156***	1.0356***	1.0369***
截距	5.9682***	7.0903***	6.9371***	7.1524***
p 值(F 检验)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调整 R ²	0.2998	0.3003	0.3315	0.3387
p 值 (χ^2 统计量)	—	0.7039	—	—
p 值 (峰度检验)	—	0.0026	—	—
平均 VIF	—	—	2.26	1.22

注：农村居民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很少，故将其统一列为一组。***、**、*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首先，本文将性别、年龄、本人受教育程度、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金融教育、从业类型、家庭平均收入和风险类型引入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法）估计（方程 1）。可以发现，年龄和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在方程中均不显著。根据以往研究，金融素养水平在不同年龄段居民间存在差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金融素养水平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年龄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对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本文同时将年龄和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分段指标引入模型（方程 2（1））。利用怀特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峰度的程度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 值为 0.0026），故本文进一步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法）进行异方差修正（方程 2（2））。随后，对方程 2（2）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膨胀因子（VIF）的平均值为 2.26，大于经验值 2，故本文采用自动逐步回归法中的前向搜寻法进行回归（方程 2（3）），再对方程 2（3）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综合考虑 F 检验、调整 R²、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的结果，方程 2（3）的模拟结果相对最优。下文分析将以方程 2（3）的结果为基准。

（三）估计结果分析

1.金融素养的性别特征。性别变量在所有方程中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边际影响为 0.86。这说明，中国农村女性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低于男性，男性和女性在金融素养水平上的差距平均为 0.86 分。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女性金融素养偏低的现象，但专注于女性金融素养的调查却非常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就更少（Xu and Zia, 2012）。目前，随着中国农村地区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地位的提升，金融素养的性别差距问题更应得到特别的关注。

2.金融素养的年龄特征。方程 2（3）中农村居民 50~59 岁年龄段变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边际影响为 0.97），说明 50~59 岁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较高。这与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大多数调查均显示，不同年龄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呈“倒 U 型”分布，青年人和老年人的金融素养水平最低（Xu and Zia, 2012；王宇熹、范洁，2015）。青年人是未来金融决策的主体，而老年人面临的养老和其他方面的决策越来越多，因此，需特别关注青年人和老年人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

3.金融素养的教育特征。

（1）金融素养的个人教育特征。在所有方程中，本人受教育程度变量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掌握的金融知识和技能也越高。该变量的边际影响为 0.54，即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其金融素养水平就平均增加 0.54 分。

（2）金融素养的家庭教育特征。本文选择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来研究家庭教育情况对农村居民

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方程 2（3）中“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是文盲”变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1.21），说明父母是文盲的农村居民，其金融素养水平显著较低，比对照组（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金融素养水平平均低 1.21 分。这表明，金融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父母传递给子女，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对农村居民及其后代都是非常重要的。

（3）金融素养的金融教育特征。所有方程中，金融教育变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较大（方程 2（3）中系数值为 1.19）。这说明，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的农村居民，其金融素养水平较高，比没有参加过金融教育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平均高 1.19 分，即金融教育对居民金融素养会产生积极影响。

4.金融素养的家庭收入特征。在所有方程中，家庭年人均收入变量均不显著，说明在本文研究中，家庭年人均收入对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缘于中国家庭成员共享财富的特点，从而家庭人均收入对个人金融素养水平提高没有显著影响。

5.金融素养的从业类型特征。在所有方程中，从业类型变量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方程 2（3）中系数值为 0.63）。其中，非农就业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最高，其次为非农兼业和农业兼业，纯农业就业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最低，相邻两种从业类型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差异平均为 0.63 分。这可能是因为非农程度越高的职业所需要的金融知识越多，从事非农程度高的职业的农村居民接触金融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也较多，从而其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

6.金融素养的风险类型特征。在所有方程中，风险类型变量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方程 2（3）中系数值为 1.04），说明农村居民越偏好风险，其金融素养水平就越高，相邻两级风险偏好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平均相差 1.04 分。这可能是因为越偏好风险的农村居民越会主动地参与一些金融活动，从而积累更多的金融知识和技能。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中国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分析了湖北和河南两省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特点及影响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且在金融素养测评不同方面上的表现差异较大；②受教育程度、非农程度和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男性、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和 50~59 岁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父母是文盲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③家庭年人均收入对农村居民个人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

大多数研究显示，金融教育——包括学校金融教育和社会金融培训——对金融素养水平提高具有显著效应。因此，金融教育无疑是提高金融素养的重要途径。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金融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要具有针对性。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业类型和风险类型的农村居民，其金融素养水平不同，他们对金融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内容和需求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恰当有效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广泛开展层次鲜明、具有特色的金融教育项目，提高金融教育的针对性和效率。

第二,要特别关注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教育。以往很多研究包括本文的结论均显示,女性、青年人、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金融素养普遍较低,而这些群体在提升居民整体金融素养中又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女性的经济更加脆弱,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故需予以重视。因此,要特别关注并制定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教育方案。

参考文献

- 1.高超,2014:《北京居民金融素养与养老规划调研报告》,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韩冰,2015:《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素养调查与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阮瑞草、刘丹、李苏南,2015:《大学生金钱态度、金融素养与金融教育研究》,《时代金融》第5期。
- 4.王宇熹、范洁,2015:《消费者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地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第3期。
- 5.尹志超、宋全云、吴雨,2014:《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经济研究》第4期。
- 6.朱涛、钱锐、李苏南,2015:《金融素养与教育水平对家庭金融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金融纵横》第5期。
- 7.Agarwal, S., G. Amromin, I. Ben-David, S. Chomsisengphet, and D. D. Evanoff, 2015,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Planning: Evidence from India”,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7: 4-21.
- 8.Benjamin, D. J., S. A. Brown, and J. M. Shapiro, 2013, “Who is ‘Behavior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Anomalous Preferenc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6): 1231-1255.
- 9.Fernandes, D., J. G. Lynch Jr., and R. G. Netemeyer, 2014,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Downstream Financial Behaviors”, *Management Science*, 60(8): 1861-1883.
- 10.Guiso, L., and T. Jappelli, 2008,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31.
- 11.Hastings, J. S., and O. S. Mitchell, 2011, “How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mpatience Shape Retirement Wealth and Investment Behavio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6740.
- 12.Huston, S. J., 2009,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Literacy: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 New Survey on Financial Literacy Assessment”,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Academy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nual Conference, Anaheim, CA.
- 13.Huston, S. J., 2010, “Measuring Financial Literacy”,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296-316.
- 14.Lusardi, A., and O. S. Mitchell, 2005,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lanning: Implications for Retirement Wellbeing”, Michigan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 108.
- 15.Lusardi, A., and O. S. Mitchell, 2007,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etirement Planning: New Evidence from the Rand American Life Panel”, Michigan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 157.
- 16.Lusardi, A., O. S. Mitchell, and V. Curto, 2010,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the Young: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sumer Policy”,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358-380.
- 17.Lusardi, A., and O. S. Mitchell, 2011, “The Outlook for Financial Literacy”, NBER Working Paper 17077.
- 18.Lusardi, A., 2015, “Risk Literacy”, *Italian Economic Journal*, 1(1): 5-23.

- 19.Mandell, L., 2005, “Financial Literacy: Does It Matter?”, Washington, DC: Jump\$tart Coalition, <http://www.jumpstartcoalition.org/upload/Mandell%20Paper%20April%20>.
- 20.Monticone, C., 2010, “How Much Does Wealth Matter in the Acquisition of Financial Literacy?”,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403–422.
- 21.Noctor, M., S. Stoney, and R. Stradling, 1992, “Financial Literacy”,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 22.Rooij, M. V., A. Lusardi, and R. Alessie, 2011,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1(2): 449-472.
- 23.Stango, V., and J. Zinman, 2009, “Exponential Growth Bias and Household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64(6): 2807-2849.
- 24.Walstad, W. B., K. Rebeck, and R. A. MacDonald, 2010,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on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336-357.
- 25.Willis, L. E., 2010, “Against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Iowa Law Review*, 94(1): 197-285.
- 26.Xu, L., and B. Zia, 2012, “Financial Literacy around the World: An Overview of the Evidence with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Way Forward”,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107.

Rural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Measurement and its Determina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Hubei and Henan Provinces

Zhang Huanhuan Xiong Xuep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OECD’s financial framework (PISA), the three classic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literacy assess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and resident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rural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measurement framework from six perspectives, such as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risk and reward, as well as financial planning. The study measures China’s rural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and analyzes its determinants, using provincial data from Hubei and Henan. The results show a low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view. Moreover, the findings also suggest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six aspe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rural residents: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higher the non-agricultural degree an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risk preference, the higher financial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Besides, th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is found to be generally higher among males, among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among those at age 50s. To the contrary, for the respondents whose parents are illiterate, their level of financial literacy is found to be relatively lower. Finally, per capita household incom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Key Words: Financial Literacy; Rural Residents; PISA Measurement Framework

(作者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鲍曙光)